

胶东风物

# 快活岭上 诸多难解之谜

王锦远

快活岭位于牟平城东南，是个海拔高度不足百米，面积仅有0.02平方公里的小山岗，可谓山不高，地不险，水不长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，却被古代牟平人奉为风水宝地，一度曾令皇帝寝食难安。这究竟是为何？而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在这个小小的山岗上曾出现了一系列难解之谜。

有关快活岭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嘉靖版的《宁海州志》：“快活岭，在州南一里，东西环抱，风气聚焉。东南为人掘断，不知何时何意。”在民国版的《牟平县志》中，也有记载：“快活岭，在州南半里，东西岗阜环抱，风气聚焉，上多古冢，垒垒相望。”两则记载虽大同小异，却给人们抛出三个谜团。

谜团一：快活岭之名何来？遍查有关文献，皆不见其踪迹。谜团二：岭东南为人掘断，却不知何时何人何意。谜团三：一个不起眼的小岗阜上，为何古冢垒垒？

据牟平文史专家杨墨老先生考证，此岭原在城南王家庄之西，方家庄之东北。旧说此处乃牟平县（宁海州）风水最佳之地，故建有古墓多处。较为著名的有元朝元帅兼宁海州（元时的宁海州版图一度包括牟平、文登等县）刺史董友和元朝奉议大夫王淮等人的墓。另据城中故老相传，古代帝王最怕之事，莫过于当朝再出一位“真龙天子”，夺取他的宝座，故而，便时常派望气观风者巡省四方，见有风水之地，则破之坏之，挖之掘之，而快活岭因“风气聚焉”，也未能幸免，故其东南角被人掘断。时至今日，其岭东南角仍呈九十度断崖状。此举在古代被称为“斩龙脉”，可是，为哪朝哪代哪个皇帝所为？却无案可稽。

稍具科学常识的人皆知，所谓的“斩龙脉”“厌胜”等等皆是无稽之谈，典型的封建迷信，幼稚而可笑，然而在古代皇帝眼中，这可是事关江山稳固社稷安危的大事——天大的事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北魏太武帝以及明朝的朱元璋等历代帝王，皆曾派员到各地“斩”过一些所谓的龙脉之地。在当时的宁海州，不惟快活岭，昆嵛山也

曾“享受”过类似待遇。据有关专家考证，昆嵛山上曾经的石剑与铁锚也与“斩龙脉”和“厌胜”有关，但究竟为何朝何年何人所为？至今仍是个难解之谜。

皇帝派员将快活岭东南角掘断，“龙脉”是断了，但这却间接承认了快活岭不凡的地位。也正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，因而一些牟平籍的达官贵人便将此岭视为风水宝地，纷纷把墓址选在了此处，以致出现了“上多古冢，垒垒相望”的壮观场面。而董友、王淮二人之墓则是其荦荦大者。

据民国版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：“董友，沾化人，少年登进士，南宋金元之际，山东大乱，（董）友与杨安儿、李全等先后拥兵自雄，后归元，以佐命功，封元帅，三任宁海州刺史，遂家焉。”用现代话讲，董友乃知识分子出身，沾化人，南宋金元之际，山东一带大乱，董友与杨安儿、李全等人乘乱拥兵自立，后投身元朝，并为其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。元朝建国后，因功被授予元帅，并三次出任宁海州刺史。日久生情，于是，董友便爱上了宁海州，并在此安家落户。董友去世后，家人遵其遗嘱将其葬于快活岭上。

而王淮，字济川。据有关资料介绍，他与董友不同的是，他是土生土长的宁海州人，而与董友相同的是，他也是元朝的公务员。历任吏部典史、奉议大夫和莱州知府等职。王淮“历官所至有声。推封父珍为牟平县令，母杨氏为牟平县君，荫子王彦舟为莘县尉。致仕，以寿终于家。墓在快活岭东南”。意思是，王淮因履职时颇有政声，故其父其母其子先后跟着沾光。王淮退休后，晚年生活幸福美满，无疾而终，死后被安葬在快活岭上。

估计王淮墓建得比较豪华排场，地上地下的陪葬品也整了不少。现快活岭上仍存有石羊一头，据称是王淮的陪葬之物。说起这只石羊还曾有了一段曲里拐弯的故事。

1993年秋，永安村村民杜先杰在距快活岭东北约2.5公里的一块农田里（现牟平区体育馆附近），驾驶推土机平整土地时，一不留神，从土里推出一个长不足一米、青灰色的

石羊。一开始，杜先杰并未在意，晚上回家时，无意间他与父亲杜守谦说起了此事。杜父是一名历史发烧友，听说此事后，便与其子一起来到现场，左看右瞧，断定这石羊乃王淮墓的陪葬品。于是，杜父便向区文化部门汇报了此事。文化部门自然重视有加，立即将其收藏起来，不久后又物归原主，将石羊置放于快活岭上。只是，石羊是归位了，但王淮墓却踪影全无。正所谓“王淮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一石羊”。这石羊被谁搬离了快活岭？为何搬离？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。

此外，在古代，按惯例，墓前放置的石兽大多为狮、象、马、麒麟等，而石羊则较为罕见，王淮家人为何将石羊作为陪葬品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难不成，王淮属相为羊？

自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清廷被推翻后，快活岭便失去了往日的神圣与尊严，许多达官贵人之墓或被盗，或被毁，取而代之的则是百姓之墓。许多当地人死后将墓穴选在了此岭之上，毕竟此地距城较近，且为牟平城周围难得之高地和“风水宝地”。“官人葬得，我也葬得”。于是，快活岭一度成了乱葬岭、乱葬岗。

1954年8月15日17时15分，快活岭又火了一把。一位在快活岭上劳作的农民，无意间举头一望，发现在西边的天空上居然悬着三个火红的太阳——三日齐现，且在三日的周边环境环绕着四条彩色半圆形的光弧，近一个小时后，即18时整，三日和四条光弧才慢慢消散。此事一度曾被收入1990年版的《牟平县志》。为何三日齐现？为何在快活岭上才能看到？这无疑又是一个难解之谜。

快活岭实至名归则是在1991年。当年牟平县委、县政府决定投资300万元，在快活岭上兴建一处小型公园。当年3月动工，8月竣工。公园主要建筑系采用仿古或民族风格，集园林、水榭、花卉、盆景、雕塑、文体设施于一体。

如今的快活岭上鸟语花香，游人如织，歌声、笑声、读书声，声声不断，成为广大市民的花园、游园、乐园。快活岭成了真正的快活岭，成了牟平真正的“风水宝地”。

乡村记忆

## 露天电影

孙瑞

小时候，每逢冬季，庄户人不干农活了，就待家里“猫冬”。这时，公社放映队开始逐村巡回放映。孩子们都热切地盼望着，掰着手指头数着日期，奢望能看到一部战斗片，过瘾。

看电影不亚于过节，大家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盼来放映队。放映员来到村里，选择在宽阔的操场上撑起两根竹竿，中间挂上白银幕。放映机摆放在一张桌子上，镜头对准银幕，桌子腿上绑着一根木棍或竹竿，顶上挂着一盏灯。

孩子们早早地吃罢晚饭，碗一撂，筷一放，腿一撒，端着凳子就向电影场跑去。有的下午四五点钟就提前把家里的马扎、小凳子摆上，还有的用粉笔画场。为了挣地盘，孩子们经常闹得不亦乐乎。

电影机旁边视线最好，但没有人敢占，这是贵宾席，像飞机头等舱、高铁商务座。“贵宾席”放上两张课桌，四周放几条长凳子，除了放映员坐在正中央外，左右一般是村支书和有些身份的人物。坐在放映员附近，可以熟悉倒片、对焦、跑片等流程。

晚饭过后，社员们三三两两、陆陆续续地把整个操场围了起来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水泄不通。

等待放映的过程总是那么漫长，有些来晚了的孩子，手里攥着一叠地瓜干，就着大葱狼吞虎咽吃了起来。发电机要放在离屏幕二三百米远的地方，如果太近，嗡嗡响的噪音影响效果。只要隐约听到远处的发电机一响，立马有了电源，放映员开始把光朝着银幕对。银幕底下，晃动着数不清的小脑袋。

这时，一些淘气孩子，用手做出手势，不规则的图案便在银幕上晃动，用手做一些“小兔子”“手枪”投影在银幕上，栩栩如生。

记得1972年冬，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在邻村首映，放映那天非常冷，风雪交加。尽管这样，还是没有挡住我向往银幕的脚步。

那天晚上我没穿棉鞋，脚被冻木，落下的冻疮每到开春，脚趾就痒痒。尽管如此，一想起看电影来，顿时又来了精神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

《卖花姑娘》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。小女孩父亲早亡，母亲被迫在地主家推碾磨

米。妹妹被地主婆烫瞎了双眼，哥哥被关进监狱。瞎眼的女孩为减轻姐姐的负担偷偷上街卖唱，姐姐知道后非常难过，当她千辛万苦用自己卖花得来的钱买来药送到母亲跟前，母亲已经去世多时了。故事非常感人，看完了人们都哭成一团。

到了夏天，每当听到大喇叭里一吆喝，孩子们立刻像过年一样欢了，放电影的日子永远是小伙伴们的节日。蚊子、萤火虫围绕着明亮的灯光不知疲倦地飞舞旋转。《奇袭》《上甘岭》《地雷战》等战斗片，我曾经看过不下五六次，百看不厌。

地雷战故事发生在海阳，抗日战争时期，胶东抗日根据地赵家庄经常遭日伪军的袭击和“扫荡”，损失惨重。民兵队长赵虎用土造的地雷封锁了附近的日伪据点，从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为对付地雷阵，日军中队长中野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，攻入赵家庄，大肆烧杀抢掠。赵家庄的民兵总结了教训，不断改进地雷技术，使敌人的工兵无法起雷。麦收季节，日伪军乘隙防民兵抢收麦子的机会，又一次偷袭了赵家庄，掳走一部分村民。他们让被俘村民在队伍前踩地雷，再次进攻赵家庄。赵虎带领民兵巧摆地雷阵，用子母雷、连环雷、钉子雷、碎石雷、铁夹子雷、头发丝雷等各种各样的土造地雷全歼进犯之敌。

《地雷战》对我影响太大了，时过四十多年后，我仍然记忆犹新。海阳建立《地雷战》纪念馆后，我欣然去参观，得知电影里的赵虎原型叫赵化福。

《海霞》这部电影里有一个故事，特务尤二狗和汉奸接头，拿着一副药方，方子上写有：半夏三钱、夜明子五钱、莱菔子五钱……特务很狡猾，用方子第一个字暗示“半夜来”，结果被解放军当场识破。尤二狗尖嘴猴腮的模样，滑稽搞笑，记忆犹新……

时过境迁，岁月更迭，从14寸的黑白电视到21寸的彩电，从液晶等离子电视到家庭影院，还有日益普及的互联网，观影平台随着时代变迁。当年的露天电影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光鲜，然而它却承载着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成为我们脑海中永不磨灭的记忆。